

#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主题再探析

— 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女性主义为视角 —

曲 彤\*

## 〈目次〉

- |                            |                    |
|----------------------------|--------------------|
| I. 绪论                      | 2. 男与女             |
| II. 二元对立下黄苏子的生存困境<br>和精神危机 | III. 复仇、自我救赎以及自我统一 |
| 1. 父与子                     | IV. 结论             |

## 1. 绪论

西方著名文学家罗洛·梅发现在经历了从狩猎采集社会、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后，人类的文明迈向了全新的单元，人类不再为了生存而担忧，却在看似文明和有秩序的日常生活中迎来了更富有挑战且更致命的精神危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虽然井然有序，却比从前更加焦虑、冷漠、疏离和复杂，人长时间处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冲突及变革的环境中，缺乏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掌控感，既无力决定自己的职业或婚姻，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生活中充满了泛化的失望和无意义<sup>1)</sup>。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丧失了自我存在价值，从而产生焦虑、空虚、孤独、异化，最终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下精神分裂。对于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体验

\* 庆北大学中语中文系 博士在读

1) 罗洛·梅, 《人的自我寻求》,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1-12页。

和生存现状的关注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核心，这一点与始终关注着女性在现在社会中的生存现状和个人体验的女性主义不谋而合。正如西方近代学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中试图阐述的那样，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是一种从出生开始就因其性别而不断被定义、被阉割、被修剪的处境，这种处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下被构造出来的。因此，身为他者的女性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面临着被安排、受压迫的处境。正是这种对于某一个特定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使得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可以重叠。

20世纪80年代，刚刚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社会随着改革开放迈向了全新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上升，眼界越来越开阔，物资也逐渐丰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也渐渐走向了冷漠和疏离，个人的小痛苦逐渐取代了国家级、时代级的大痛苦，成为新时代的切肤之痛。在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之后，用洋洋洒洒的形式大肆歌颂英雄和伟人的文学时代终结了，作家们摒弃了史诗和颂歌，将笔触对准了小人物的琐碎日常，将小市民、小知识分子、农民、小男人、小女人的喜怒哀乐、精神危机带入了文学的殿堂。80年代后期，一批从时代中走出来的青年作家，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传统为参照，高扬自己的个人风格，将“新写实主义”写作带入了公共视野。虽然同样是书写小人物，但不同于现实主义试图在小人物身上寻找人性的光辉，以“小我”之真善美来映衬“大我”之伟大璀璨的写作初衷，新写实小说虽然同样关照小人物，但试图以最冷静的边缘姿态，去除多余的矫饰，客观地还原小人物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生存困境，通过普通人平凡、普通、平淡且无聊的日常生活，从无意义中寻找新的意义，从无头绪中理清思路，从虚无中寻求方向，从而探寻小人物的人生真相。

中国当代作家方方是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一员主力，1987出版了其代表作《风景》，随后又发布了《乌泥湖年谱》、《一唱三叹》等著作，主要将主题集中在市民和知识分子阶层，风格阴冷、残酷，叙述笔触从容、冷静，主人公大多平凡且混沌、扭曲而矛盾，字里行间彰显作者的艺术功力和对社会的思考。她擅长描写那些出身卑微但极富有原始生命力的女性角色，如

《万箭穿心》中坦然面对人生变故的强悍的武汉女人李宝莉；又如《出门寻死》中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夹缝之中苦苦挣扎，连死的资格都没有的中年女人何汉晴；又如《水在时间之下》中因为一出生就妨死了父亲而惨遭遗弃的唱汉戏的女艺人“水上灯”。这一系列的底层女性叙事展现出了方方对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对其人生悲剧的关怀。方方于1999年发表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一如方方之前的作品一样，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其生平的刻画，清晰地揭露了普通人看似平静的生活下蕴藏的巨大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危机。但与以往不同，该作品将笔触聚焦于黄苏子这一受过良好教育却始终与社会、家庭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女性，试图通过她‘开始即为结束’的人生经历，揭示了人在充满焦虑和孤独的社会中逐步走向异化的过程，同时描绘了一幅即使走向毁灭也要尽力反抗的女性悲歌。

一直以来关于《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一文的争论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黄苏子自发的卖淫行为上，在中国的学术界对方方的这篇论文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研究，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研究者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认为黄苏子的自发性卖淫行为是一种自虐行为、自我放逐或是一种绝望中的选择，如张辉的《找寻与迷失——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形象新解》中提出卖淫行为是黄苏子自我放逐的开始；谢晓燕在《荒原上的空白存在——关于方方的《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一文中认为黄苏子这样一位优秀、纯洁的女子用出卖身体的绝望的选择，一次实现生命的自我求证；在《畸形的文化心理，畸形的人生现象——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的形象透视》中余丽萍认为黄苏子陷入了改革开放后的商品文化的热潮中，自发性卖淫行为是她的自虐行为等。第二，认为黄苏子的自发性卖淫行为是对社会和他人复仇，例如如龚艳丽在《分裂的“潜语”者——《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与《变形记》之形象透析》中从黄苏子的失语症出发，分析了她的生存处境和反抗方式；在《黄苏子：在荒原上游走的夏娃》中高云兰认为黄苏子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即自我声音的弃置和决绝的堕落完成了对外界的复仇；李群在《痛楚的分裂亦是成全——细读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提出，黄苏子以变态性的分裂完成了对男性道

德的抗议和复仇，但同时也造成了主人公的自我迷失；在〈开始在故事的终结之处——读方方小说《暗示》和《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李韵认为黄苏子将《暗示》一文女主人公未能实现的叛逆付诸行动，通过报复自己的行为间接报复社会。

可以从上述的研究结果看出，以往的研究者们尽管对黄苏子的人生和她自发性卖淫行为有着较为广泛的分析，但在分析黄苏子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成因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对黄苏子自发性卖淫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她从中达成的自我统一、自我救赎和复仇也没有更完整、全面的分析。而且在以往的分析研究之中，黄苏子似乎早已成为了被环境异化，最终不得已走向灭亡的受害者的代名词，她的报复行为也成为了一种自虐、凄凉的选择。本文基于女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等视角深度探析黄苏子的生存困境，深度分析其自发性卖淫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对其文章主题进行再解读。

## II. 二元对立环境下黄苏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黄苏子的生活环境并不十分恶劣，比起方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风景》中生活在破败、肮脏的河南棚子中一家，黄苏子从小的生活环境虽不能说十分优渥，但至少非常安稳。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家庭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拥有了一份体面、安稳且高收入的工作，她长得美丽、知性，有着令人羡慕的好身材。可以说，黄苏子的前半生是安稳而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但黄苏子又是不幸的，在她看似平稳、和谐的生活假象下，隐藏着巨大的割裂和暴力，正如黄苏子自己所说的，她所经历的一切是一种“腌制”。父权<sup>2)</sup>社会对女性的腌制，也就是规

---

2) 父权和男权意义相近，但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男权指的是男性的权利，如男性统治女性，而父权则是一种更系统、更完整，包含面更广阔的概念，即包括男性统治女性，也包括上位者统治下位者。在此基础上，父权大于男权，且包含男权。因此，本文所有涉及到父权的内容，都指向一个更广义的范围，而不单指男

训和塑造无处不在，正如波伏瓦发表的观点，任何女性都具有非先天性，需要通过后天的客观环境逐步发展和形成<sup>3)</sup>。整个文明都在为了驯化出女性这样的中介物而相互配合，不管是黄苏子的父亲还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他们的腌制大都只有两种行为模式，即用圣母或妓女的二元对立式男性凝视注视她，并为其命名和剥夺其话语权以否定其自主性，从而一再巩固黄苏子的他者地位。长期生活在父权的高压控制和好坏标准颠倒的二元队里世界中，周围人的冷漠、自私使得黄苏子不得不隐藏真实的自我，最终走向精神的分裂。

## 1. 父与子

“现在我生活在自己家里，生活在最好的、最可爱的人当中，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sup>4)</sup>正如卡夫卡在自己日记中所言的一样，在黄苏子短暂的一生中，家庭给她带来的伤害和“腌制”的是最多的，而其中她的父亲——一个自私、自恋又极其冷漠的小知识分子给她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害。在她出生—成长—走出家庭的这一段时间中，黄苏子被父亲先后剥夺了象征独立人格的“命名权”和“话语权”，为她今后的分裂和异化埋下了伏笔。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编辑写信询问余华：“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成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余华立刻意识到该编辑所提出的问题是因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环境及历史等方面差异所致，于是向其回信并进行了解析，中华民族历经五千余年的发展，曾经的封建社会制度使得底层人民的人性遭到抹杀，社会发言权并不在底层人民的手中，其拥有的仅是生活发言权<sup>5)</sup>。正如余华所说的，黄苏子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典型在社会上没有

---

性统治女性的权利。

3) 西蒙娜·德·波伏瓦(Beauvoir,S.de),《第二性(合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59页。

4) 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日记:1912~1914》,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158页。

个人发言权，转而将所有淫威全都转移到家庭生活中的家长。黄苏子出生于1966年的秋天，那时“文革”尚未正式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如张爱玲曾经感到一缕无法言喻且伤感的时代之风从万里之外吹来一样<sup>6)</sup>，这股时代的风也吹到了黄苏子的父亲身上。“风带着微响，擦着牙边，灌进走廊。”<sup>7)</sup>那时黄苏子的父亲正在遭受批判，红卫兵的搜家惊动了黄苏子母亲的胎气，黄苏子便诞生了。黄苏子出生之前已经有了四个哥哥姐姐，因此她的降生并没有给父亲的心里带去一丝的波澜，相反还给她的父亲带来了一丝危机感。那时她的父亲在产房外沉迷苏东坡的诗词，差一点被护士发现，为了明哲保身，他不得不放弃心仪的“黄苏子”，而将女儿的名字改成了“黄实践”，这使得他对刚刚出生的黄苏子无端地生出几分厌倦。

“文革”时代充斥着焦虑、暴力和冷漠，这样的时代氛围渗透进了黄苏子父亲的血肉之中，这一点从他对“黄实践”这个名字厌恶中就能够看出来。一方面“黄实践”诞生在他最痛苦的人生岁月，时常让他想起被批斗、被搜家的屈辱；另一方面“黄实践”象征着他作为一个父亲连女儿名字都无权决定的无力感，在这样一个毫无自由和主权的时代，这个名字给黄苏子的父亲带来了深深的被剥夺感和焦虑感。因此当“文革”结束后，为了摆脱这种如影随形的无力感和焦虑，黄苏子的父亲便急不可耐地当众将女儿的名字改了过来。批斗大会结束后，他回到家便大声宣布：“从今以后，世界上没有了黄实践，有的只是黄苏子。”一句话便将黄苏子作为黄实践生活的十几年生活全部抹杀，黄苏子的名字成了父亲重新获得掌控权的牺牲品，也成了她今后被父亲摆布的象征。

中国作家瞿同祖曾在其作品中提出，中国现阶段主要采用父系家族体制，身为一家之长的父祖在家族内部拥有支配家族中所有成员的无上权力。

5)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141页。

6) 张爱玲，《重访边城》，《忆胡适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4页。

7)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16页。

他可以支配家族中所有的直系和同居的旁系亲属，家族中的经济权、法律权和宗教权都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因为家庭的伦理，对祖宗的崇拜以及法律对其控制权的支持和承认，他的权利不可动摇<sup>8)</sup>。父亲对黄苏子的“腌制”才刚刚开始，他虽然在社会上没有实权，但他在家庭内部却享有极大的权利，他不但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改女儿的名字，当众践踏女儿的尊严，同时他还可以剥夺女儿的话语权，使其成为自己思想的附属品。黄苏子从小安静内向，在家里一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且备受哥哥姐姐鄙视的存在，父母的冷漠和喜怒无常使她逐渐的畏缩，当众的羞辱更是加剧了她的敏感和自闭，在发生了许红兵的告白事件之后，黄苏子的生存处境更加恶劣，不得不忍受着同学的戏弄和骚扰。“由于发生在黄苏子身上的一系列事件，使其在内心深处改变了对于父亲的看法。她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各个方面承受着父亲的管制和压迫，其父如同持续的前行者，目标只有前方的目的地，并不会对脚下的路产生任何想法，无论把妨碍他前进的障碍物踢到何处都与自己无关，父亲只会紧紧看着自己的目标不停歇，但被踢走的障碍物却由于其无情举动而使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黄苏子认为自己便是父亲前进路上的一个障碍物，他一生的行动携带着她、踢着她，使得她最终被踢至阴冷的深沟之中。而她则在黑暗、幽闭的深沟中独自生活，不见天日。”<sup>9)</sup>

就像黄苏子自己所感受到的，她的父亲并不因为她的痛苦而停下脚步，在她逐渐失去表达能力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选专业给了她致命的一击。父亲未经黄苏子的同意，便私自更改了黄苏子的大学志愿，还在饭桌上大肆羞辱了她一顿。一直以来的沉默使黄苏子未能反抗父亲的意志，但这件事情使黄苏子异常煎熬，“.....然而黄苏子认为每个字都是如此刺耳，仿佛将其耳朵刺出滚烫的鲜血一般。鲜血从耳朵流向肩膀，沿肩膀流向手臂，再沿手臂流向指尖。而她紧紧握住手中的碗筷，这使得血滴进碗中，最后染红了碗中的白米饭。.....后来每当黄苏子在饮食过程中，都会产生碗内米饭呈现出鲜红色

8)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北京: 商务印刷馆, 2017, 6页。

9) 方方, 《方方自选集》,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 320页。

的错觉，吃进最终的每口白米饭都沾有鲜红的血液。”<sup>10)</sup>

黄苏子的父亲是一个自视甚高且自恋的小知识分子，他极其重视自己的个人形象和口碑，自诩是能够读懂苏东坡的才人，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都奉献给了学校和自己的学生，因着这份努力，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没有错过每年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学校里，他始终保持着文质彬彬、礼貌温和且受人尊敬的雅人形象，晚年退休后也致力于维持自己的“上层身份”而不断奔走着。他在家却是一个极其冷漠不太关心子女妻子的人，在黄苏子的印象里，他并没有帮助过她什么，也从未和颜悦色地教导过她，只是在她某一次吃饭没用公筷的时候，厉声呵斥了她。其实黄苏子的父亲未必真的不爱子女，但他的爱非常有限，仅仅体现在当子女能够使他荣耀的时候。当他得知许红兵给黄苏子送上肉麻情书的时候，黄苏子的父亲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形象，大骂许红兵道，像你这样的人永远都不要想亲我的闺女。当黄苏子顺利考取计算机系的时候，他高兴至极，沾沾自喜地对黄苏子说“不是我为你的人生掌舵，哪有你的今天？”并感叹自己又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个人才。可以看出子女成为了黄苏子父亲投射自恋的道具，一旦子女出现失误他便会本能地认为自己的荣誉也受了损，从而大发雷霆。当黄苏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之后，她的父母却并不为她感到高兴，反而将其称为满身铜臭味的资本家，从此以后亲子之间再无互动，仿佛彻底划清了界限。黄苏子死后，她卖淫的事情败露，她的父亲大受打击，但他并不为黄苏子不再的生命而感到悲哀，只是感慨着自己被蒙羞的家族荣誉，“黄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啊！黄家几代英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贱人，我后半辈子出门要如何与人相见啊。”<sup>11)</sup>

就是这样一个只关心自己不爱惜子女的父亲，成为了黄苏子走向异化和灭亡的起点，在父亲的打压和羞辱之下，被腌制成功的黄苏子流失掉了所有的活力，也丧失掉了表达的能力，从此她陷入了自我封闭的极端处境，成了

10)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21页。

11)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52页。

鲜血全部流光的“僵尸”。

## 2. 男与女

黄苏子受到的腌制除了来自其原生家庭，其余大部分都出自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小时候的同学关系还是长大后走上社会面临的同事关系，抑或是让黄苏子欲罢不能的爱情关系，他们身上无不透露出一种尖锐的侵略性，让黄苏子备受困扰。在男与女的二元对立环境下，男性对黄苏子的腌制主要体现于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身体政治和男性凝视下的圣母与妓女二元身份悖论两种。

### (1) 主体和他者

对于黄苏子而言，与许红兵的重逢一定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好事。在此之前她一直生活在一种充斥着歧视和压抑的生活中，因为不爱说话，同一个大学的男生背地里叫黄苏子为“僵尸佳丽”，这使得黄苏子刚刚萌芽的对爱情的憧憬和期待死于襁褓。她不但从此变得更加自我封闭，而且还养成了在心里骂脏话泄愤的习惯。上了班以后，她脱离了过去的的环境，过了一段相对清静的生活，但一次相亲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原来她的相亲对象认识她曾经的大学同学武大松，并通过武大松得知了黄苏子的过去，从那以后本来偃旗息鼓的“僵尸佳丽”又重新回到了黄苏子的世界，使她备受痛苦。是与许红兵的重逢重新点燃了黄苏子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希望。

许红兵是黄苏子的高中同学，以前曾经给黄苏子送过情书，二人因此产生过冲突，因此黄苏子与他重逢后一开始还有些戒备。但时过境迁，如今的许红兵焕然一新，不但事业成功，而且还格外温柔迷人，他对黄苏子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很快便俘获了黄苏子的芳心。就在黄苏子决定要献身于他的当天，许红兵终于露出了凶恶的真面目——他将黄苏子带到卖淫聚集地琵琶坊，在一间小旅馆强奸了黄苏子。波伏瓦说爱情是一种人际关系，但它对于男人与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于男性来说爱情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消

遣，但对于女性来说却是她的全部<sup>12)</sup>。处在爱情关系中的黄苏子和许红兵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姿态，相比许红兵主动且游刃有余的游戏态度，黄苏子在爱情的糖衣炮弹下方寸大乱。仅仅与许红兵接触一个晚上后，黄苏子便陷入了一种沉迷的状态中，许红兵唤醒了她压抑许久的性欲，同时也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如她自己所说，无论许红兵有没有女朋友或是有没有结过婚，她根本不想知道这些，她需要他，需要他的一切。她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想着许红兵，因为神志恍惚导致工作出现了纰漏，还为了见他一面推掉了重要的工作。可以说，在爱情中的黄苏子失去了理智，也完完全全丧失了其他的生活。不管许红兵在爱情中如何对待她，哪怕是正在进行的强奸中，黄苏子满脑子想的都是许红兵喜欢她的尖叫，和如何再次挑起许红兵的兴趣，让他重新回到床上，回到自己的身边。黄苏子承受着在爱情中被客体化的处境，竭力克服着一切的困难，甚至通过自己的肉体、感情、行为极端地美化着许红兵，并将他设立为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可以说，当她穿着精心挑选来的精致内衣跟着许红兵去往琵琶坊，以一种虔诚的姿态献上自己的初夜那一刻开始，爱情之于黄苏子已然成为一种宗教。

黄苏子爱情很快迎来了结局，尽头是一场强奸。但这场出于报复心理而蓄谋已久的强奸其实本质上与性毫无关系，因为许红兵的初衷并不是因为贪图黄苏子的美色，而意在通过强奸构建自己的权威地位，同时对黄苏子进行惩罚和规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身体作为主体的唯一外在表现，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便直接与权利和政治挂钩，成为权力运作的场域和目标，“身体会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工具的一部分；有权之人会对其进行不可预估的折磨、干预和控制，迫使其达成某些目标，最终以特定信号或仪式的形式呈现出来。”<sup>13)</sup> 就此而言，管理、组织、法律、政权等不同权力机构会利用身体这一工具，让身体通过性、疾病和疯癫等多种方式加以表现<sup>14)</sup>。身

12) 西蒙娜·德·波伏瓦(Beauvoir,S.de),《第二性(合卷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37页。

1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27页。

14) 房洁,〈库切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书写〉,《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体角度上的压迫是女性丧失主体地位的主要原因，身体底线被突破的同时，主体便立刻沦为受人摆布的他者。正如福柯所说的，惩罚制度最终仍会与肉体产生关联，换句话说，就是力量、身体及其驯服性与价值<sup>15)</sup>，除了黄苏子身体上的创伤之外，强奸行为还试图给她传递恐惧、羞辱和无法改变的权利关系。许红兵对黄苏子的仇恨便利用这种身体的惩罚完成了泄愤，他在实施强奸之后大肆羞辱黄苏子，将她贬低为琵琶坊的“鸡”，在这个过程中，许红兵收获了来自生理和心理双重生理的优越感，而本就在爱情中丧失了自我的黄苏子也因此而成了不折不扣的他者。

但许红兵对黄苏子的掠夺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他的强奸行为其实是一场范围更广、更具野心的权利展示，其中蕴含着比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政治更加深层的双重压迫，矛头直指黄苏子的父亲。强奸结束后心满意足的许红兵对黄苏子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对其父亲的羞辱：“黄老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女儿会这样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盼我去奸他。”<sup>16)</sup>第二句话才是对黄苏子的羞辱。从这段许红兵内心的独白中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想法，表面上强奸行为虽然是通过黄苏子身体的占有和摆布以达到惩罚和规训的目的，但实际上内在蕴含着对其父亲的羞辱和报复。在父权社会中，未出嫁的女儿被视为父亲的所有物，本就是任由父亲支配、摆布的他者。未经父亲的允许擅自侵害、占有女儿的身体，本质上是对父亲权威的挑战和蔑视。许红兵便是通过对黄苏子身体的羞辱，间接地完成了对另一个男性的权威的羞辱。在这个父权和男权相互作用的双重迫害的过程之中，黄苏子便沦为了两个男性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红兵和黄苏子的父亲身处对立关系，但他们二人在对待黄苏子的态度上出奇的一致，许红兵在强奸过程中通过对黄苏子性欲自主性的鄙视与黄苏子父亲对其选择权的剥夺同质，本质上都是主体对他者主体性的泯灭。所以，无论是父权还是男权，无论他们是对

(社会科学版)》，第20卷 第2期，2020，78页。

1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27页。

16)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37页。

立还是统一战线，身为女性的黄苏子在这场掠夺中都是毫无疑问的他者。

## (2) 圣母与妓女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进入男性视野成为其欲望对象是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事实，也是结果<sup>17)</sup>。女性被终身被禁锢在圣母/妓女的二元悖论中，一个完美的女性可以是圣洁的母亲，可以是顺从乖巧的女儿，但她们的行为都是以男性的标准为判定基准的。如果她们的行为稍微有一点离经叛道，那么便立刻会被打上坏女人的标签，从而受到惩罚。

黄苏子生活的环境一直是一个充满了男性凝视的环境，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男性凝视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规训目的，在家庭中她必须扮演乖巧、高尚的女儿角色，而一旦脱离家庭，等待她的却是将圣母被赶下神坛的荡妇羞辱。首先来看家庭中的男性凝视，黄苏子的父亲是一个爱自己超过爱子女的人，他在黄苏子很小的时候便会要求她讲文明，行为举止像一个上层人家的女儿。如果黄苏子的行为稍稍偏离他的标准，那么等待她的就是严厉的呵斥和深深的失望。这样的要求并不是为了黄苏子好，其出发点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高尚和顾全自己的体面，这一点从黄苏子的父亲得知女儿卖淫后前后两极化的反应就能推断出来，因此不能算作父女之间爱的互动，而应看做是父权以男性的标准对女性进行的规训和纠正。其深层的逻辑是女儿为父亲的所有物，因此她必须身处一个父亲为她界定的安全范围内，免受被玷污，从而避免从“圣母”沦为“妓女”的可能。一旦她受到了侵犯和侮辱，被拉出了这个安全范围，等待她的将是无情地抛弃和唾弃。

学校和单位是黄苏子脱离家庭后主要遭受男性凝视的场域。美丽、端庄且异常优秀的黄苏子一直都是周围男性觊觎的对象，在她的身上一直凝聚着周围男性爱慕的目光，被迫承载着他们欲望和性幻想。但当她展现出冷若冰霜的态度，使周围男性感受到她的高不可攀，即发现她拥有拒绝的倾向和独立的人格时，她便立刻跌落神坛，成为被周围男性随意唾弃的对象。初中的

17) 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1，48页。

时候，黄苏子的外号是“黄贱人”，当她改了名字之后外号立刻更新成了“黄苏婊子”。上高中的时候，拒绝了许红兵告白的黄苏子反而成了无数男生嘲讽的对象，他们有事没事就对她进行嘲笑：“要想亲到你父亲的闺女真是一件难事啊”，许红兵也一改一往情深的样子，打趣黄苏子：“我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才能亲到你呢？”上大学以后，因为长得漂亮但不爱说话，黄苏子便被同学男生冠上了“僵尸佳丽”的名号。工作以后，尽管黄苏子的业务能力和专业能力都无可挑剔，但当“僵尸佳丽”的名号在公司传开之后，曾经对她的能力甚为欣赏的处长便再也没有夸过她。但从他的一番“教诲”和纠正中可以看出他觊觎黄苏子美貌的真心：“黄苏子呀，你其实只要脸上偶尔露露笑容，飞两个媚眼，把声音放甜一点，你就根本不像个‘僵尸’，所有的男人都想把你抱在怀里。你的皮肤很白呀。”<sup>18)</sup>

黄苏子跌落神坛之后，周围同事和上司的语言侮辱和调戏便如影随形。其中以黄苏子的处长(后其头衔改为总经理)为例，他明显对黄苏子是有着占有欲望的，但他结了婚，且身居高位，因此一直以来对黄苏子无从下手。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机会对黄苏子进行语言的骚扰，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黄苏子是让自己老婆放心的“僵尸”；会赤裸裸地问她是不是自己撩拨起她的什么生理感受？当得知黄苏子名花有主，且对象是一个开着奔驰的有钱的男人后，他恶毒地讽刺黄苏子是不是晚上侍候人很累。他似乎抓住了贬低黄苏子的最佳方法，此后只要黄苏子让他不合心意，他便会立刻搬出许红兵来压制黄苏子。例如当他不满意黄苏子为了恋爱对象请假耽误工作的时候，他会愤怒地斥责黄苏子“别以为你做了经理，又傍了个主儿，翅膀就硬得可以撑台面了。”<sup>19)</sup>当他因为黄苏子冷若冰霜而倍感挫败的时候，他便立刻阴阳怪气地说：“有了男人，你也应该学会笑笑是不是？他睡你的时候你也这样？”当黄苏子和许红兵分手之后，得知此事的处长非常感性，立刻羞辱黄苏子“一

18)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27页。

19)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35页。

个有奔驰车的人，怎么会看上你？”其目的正是将黄苏子贬为被另一个男人所有的附属品，从而通过这种泄愤行为达到对其掌控的满足感和幻觉。

所以可以看出，在男性审视女性时，任何相貌出众的女性都只是自身欲望对象而已，而所作出的赞誉仅是评判女性美的掌控感。不管对女性的占有是内心幻想还是进行凝视时对她的审视，都能使男性感到无比的满足。但是一旦发现对方不服从于凝视权利时，作为观看主体的男性便立刻感到权力失控的焦虑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对其越倾心，这种愤怒值则越高<sup>20</sup>。黄苏子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那些语言上的侮辱，以及那极富有象征意义的外号“僵尸佳丽”的底层逻辑就在于此。一方面她虽然是勾人心魄的佳丽，但却是不受人摆布、不对男性的凝视进行回应和谄媚的冷冰冰的僵尸，是介于“圣母”和“妓女”之外的第三种生物。男性既不能拥有她，将她顺理成章地收入麾下，使她合理地成为被自己所有的“圣母”；又不能将她定义为可以任意亵渎和侵犯的“妓女”，因此语言上的打压和奚落便成为了他们最好的武器。

黄苏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异性的凝视和恶意揣测，她也不得不承受来自同性的凝视。在父权社会下，一部分女性将男性的规则吸收内化，成长为父权的帮凶，通过赞同且模仿父权行为模式的方式，获得来自男性的赞赏，从而被其接受，获得“圣母”的位置。处长的夫人就是这样一位稳居“圣母”地位的女性，她将丈夫看做是无价之宝小心地看护着，生怕有漂亮的秘书将其勾引走，从而撼动自己的地位。但冷若冰霜的黄苏子给了她一剂强心针，一个美丽却毫无活力的女秘书，一个被父权所唾弃的僵尸佳丽，不正好能够同时满足她和丈夫的双重需求吗？但这样的评价标准异常混乱，而且可以说非常复杂。一方面，美丽知性的黄苏子很符合男性凝视下的欲望标准，但其冷若冰霜的态度却为男性所不齿。另一方面，黄苏子的美丽和端庄很容易勾起同性之间的嫉妒和深深的不安，但她从不谄媚的态度却让身为同性的处长太太大为放心。因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男性的基准中，还是女性的基准中，黄苏子都是一个格外特殊的存在，她既符合男性的标准，又不符合男性的标

20) 夏西遥，〈《堂吉诃德》中的男性凝视与反凝视——以玛塞拉章节为例〉，《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 第4期，2022，91页。

准；既符合女性的标准，但又不符合女性的标准。可以说，黄苏子沦为异类被身边的人摒弃和嘲笑，就是因为其身上无法进行归类 and 驯服的特殊性。其在公司所处的尴尬地位，恰恰是父权制度下圣母/妓女二元凝视相互作用的结果。

### III. 复仇、自我救赎以及自我统一

导致黄苏子走向异化、分裂和灭亡的人生悲剧是家庭、社会还有个人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父亲的专制、同学的嘲笑、同事的骚扰还有爱人的背叛都使她一步步地走向深渊，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充满了焦虑和分裂的环境中，黄苏子试图自我统一和自我救赎却最终一次次失败和失望后所得到的结果。

黄苏子并不是一个乖巧懦弱的人，她敢爱敢恨，身上带有非常激烈且浓郁的反抗精神，无论身边的人和环境如何压抑她、修剪她、规训她，她依旧有着寻求自我、追寻幸福和摆脱桎梏的欲望。当黄苏子面临重大的选择时，她立刻在心里默默锁定了今后想要从事的行业，她想学习文学，因为文学能够触及她的内心深处，说出她想说却未能说出的话。这是黄苏子第一次试图塑造自己的人格，建立自我同一性。她渴望认同，渴望表达，渴望自由，但此时的她太过年幼，因此碍于父亲的淫威而不得不放弃，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上大学的时候，黄苏子开始渴望爱情的降临，但是因为性格内向，所以周围的男生都将其称作是“僵尸佳丽”。上班之后，黄苏子和相亲对象互生好感，但这次的爱情并没有萌芽，而是夭折于“僵尸佳丽”的复苏。当她和许红兵相遇之后，黄苏子立刻深陷其中，长久的孤独、压抑和自我封闭使得黄苏子格外渴望爱情、婚姻和家庭。不幸的是她所托非人，落入了许红兵的圈套之中。被强奸之后，面对许红兵的奚落和羞辱，黄苏子并没有一蹶不振，

反而迅速振作精神，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一次自我统一。相比起之前的失败，这一次的黄苏子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她先是用要钱的方式解构了许红兵的强奸，将其拉下神坛，使之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复仇者变成了备受自己同情和鄙视的嫖客，其后她掌控住了自己的声音，将心里深藏了许多年的脏话骂了出来，将许红兵骂得节节败退，最终落荒而逃。

能够从被定义的他者摇身一变成为定义别人的主体，全部归功于黄苏子迅速抓住了事件的中心要害。她做了两件事，第一是重新书写性的价值；第二件事是抓住了自己的声音。首先，嫖客花钱购买妓女的身体，用低廉的价格定义了妓女肉体 and 性的价值，在这种买与卖的过程之中，妓女的身体变成了能够被量化的物体。但性交易是一面镜子，当妓女的肉体被数字量化的时候，嫖客的性欲也以同种方式被量化掉了。黄苏子被强奸之后，用一百块钱为许红兵的性欲定了价。如果说黄苏子对自己身体的量化定义为一次五十块钱的话，那么她对于许红兵的性欲，乃至他的复仇都定义为了廉价的五十块。这不仅解构掉了许红兵的强奸，也同样击垮了他的复仇。为男人的性欲定价便成为了此后黄苏子游走于红灯区的武器，她一面同情着嫖客，一面却毫不犹豫地为对方的性欲定下低廉的价格和场所，这是黄苏子独特的复仇方式。其次，当她面对许红兵的侮辱，并没有急着为自己的清白进行一番辩白和自证，而是选择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自己“妓女”的身份，同时将许红兵从一个成功的复仇者转化成了低贱的嫖客。如果她急着自证的话，那么就等于陷入了对方的逻辑之中，无论如何辩解，也无法摆脱掉许红兵为她量身设下的圈套。但当她跳出许红兵的逻辑，以对方的逻辑进行反击的时候，许红兵就与她落入了同等的境遇。面对来自多方的压力和嘲讽，黄苏子养成了背地里骂脏话、收集各种脏话的习惯，她用这个方式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墙，可以使自己免受来自外界的伤害。黄苏子与许红兵的对峙过程中，第一次抓住了自己声音，确保了自己的话语权。正是因为她抓住了自己声音，用语言来捍卫自己，才使得为许红兵的性欲定价这件事成为了可能。可以说，在完成了第二次自我统一后的黄苏子，用许红兵的逻辑击败了他自己。

黄苏子虽然迎来了短暂的胜利，但她的失败也是不言而喻的。许红兵走之后，黄苏子倒在床上大声哭泣，那时她感觉“有一种怪异的味道从枕芯直扑进她的心里，仿佛顺着她的血脉游走，走得她满身都是，然后这种味道又从她每一个汗毛孔向外散发，以致弥漫了整个房间。”这股味道其实就是“腌制”的味道，它的出现打破了黄苏子虚假的胜利，揭开了她最真实的伤疤。黄苏子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她无论此刻的胜利有多么真实，她都是在家庭和社会中深受规训和压抑的受害者，“腌制”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她的血肉，成了她生命中不可分割且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黄苏子的第二次抓住自己的声音，是在房东马嫂子将其当成是妓女的时候，但这一次黄苏子有了全新的体验，她突然觉得自己骂出的脏话有了生命力，它们代替她汇入了人世，和这个世界融为了一体。这样的感觉使她身心舒畅，无端地生出一种沉醉，脸上也第一次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她仿佛看到自己骂出的脏话在身边跳舞，并且与这屋里的气息和谐地融为了一体。这是黄苏子一生中最舒适的时刻，她一改往日的僵硬和死板，情不自禁地舒展起了胳膊。压抑许久的黄苏子终于在爆发后找到了和这个世界对接的端口，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释放自己，也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自我，找到了能够与“腌制”短暂共存的方法。但黄苏子早已被家庭和社会的“腌制”渗透，这一点从她被那股怪异的的味道渗透并最终彻底与它融合的过程中就能够看出，因此她的自我统一也只能建立在比对方更极端和暴烈的方式之上，可以说黄苏子是在异化的环境中走向了异化，在分裂的社会中走向了分裂。如果说第一次自我统一失败后的黄苏子无法忍受“腌制”存在的话，那么此时的黄苏子在经历了第二轮的自我统一后已经彻底接受了“腌制”的存在，她学会了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压制对方，并试图与其共存。但这样的方式终究太过于牵强，为了自我证明和自洽，她欣然接受了一个卖猪肉的陌生男人，与其进行了卖淫行为。

然而，生活中的“腌制”仍在继续。第二天黄苏子便受到了总经理的调戏和讽刺，后续她又接连通过工作的变动和周围人的虚伪、嘲笑感受到了“腌制”的恐怖力量，但她依旧需要忍耐和妥协，以暴制暴的对抗并不能时时刻刻都

被忠实地贯彻，自欺欺人式的阿Q精神也无法拯救黄苏子岌岌可危的精神，这使得刚刚获得力量的黄苏子倍感痛苦和疲倦。在机缘巧合之下，她在街头偶然买到了一件裙子，这是一条低领的化纤连衣裙，不管是价格还是气质都异常廉价，与一直身穿着香港名牌时装工作的黄苏子格格不入。但黄苏子鬼使神差地买下了它，穿着它照镜子的时候，黄苏子在镜子之中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裙摆紧紧缠绕着腿部，勾勒出了臀部和胸部美丽的线条。黄苏子向对面的镜子走去，呈现在镜子中的是一大团天花板灯光。她恍惚间看见灯光底下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有着挺拔的胸部，雪白的脖子，腰滑和臀部的弧线圆润，似乎是花瓶一般。黄苏子脸上未表现出任何的喜怒哀乐，犹如荒地、死水一般平静；黄苏子眼中闪过一丝错愕，感觉这个清晨已经被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所吞没，世间万物都转变为白茫茫的一片，仿佛万事万物都不存在一般。”<sup>21)</sup> 她首次地正视自己的样子，这个时候的她空洞、虚无且毫无生命力，是一具不折不扣的僵尸。但当她为自己化妆之后，镜子里的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上去无比的显眼和奔放，有着极致的生命力。这便是黄苏子第三次的自我统一，她抹杀掉了清冷、干瘪又麻木的黄苏子，变成了俗气、做作，不被人掌控且自由自在的卖淫女虞兮，开始了自发性的卖淫行为。

自发性卖淫行为是黄苏子自我救赎的开始，她既不受任何人胁迫和威胁，也不需要担忧生计，更不需要满足经济目的，但她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方面她通过卖淫行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了不受人控制的自由，另一方面解放压抑许久的性欲和从中获得一些刺激也是她耽于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白天的她是外表雅致、安宁，内心却充满对他人咒骂的都市丽人黄苏子，夜晚降临她则变身成为身穿着廉价的连衣裙出入琵琶坊的低贱的虞兮，她不愿意成为单调生活的奴隶，不愿意被虚伪、矫情的生活磨成一个平面的人，她想活得立体、真实。她将自己分裂再分裂，以一种悲凉的心境去尝试着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样极具割裂的两重性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张力和刺激。一次偶然的扫黄行动使黄苏子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停止

21) 方方，《方方自选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四川：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342页。

这样分裂的生活了，这一时期的黄苏子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她既无法无视生活中的腌制，也无法心平气和地与其共存，她只能用更加暴虐的方式来与之对抗，牺牲一部分的自己，以保持另一部分的自己是平静的、干净的。

黄苏子是一位非常具有自我认知的女性，日常生活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好坏参半，她虽然受得腌制，但同时也因自己的优秀和美丽而获得众人的青睐。她虽然不在意，但未必不知道。因此自发性卖淫很大一部分是以复仇为前提而进行的，一方面她通过卖淫不断地重现自己被许红兵强奸时的场景，用极低廉的价格和极为低贱、简陋的场所，不断地为伤害过自己的人定价。这是黄苏子对抗腌制的方法之一，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伤害过自己的人的同情，解构着他们对自己的伤害，因此她才会在卖淫之后产生一种出了一口恶气的感觉。另一方面她也在向自己的家庭复仇，“生命来源于性，其爆发出的张力不可估量，然而性却被看做羞耻且不可见人之物。”<sup>22)</sup> 她用最隐秘也最为禁忌的性，向自己父亲发起了挑战。对于清高又极富自信的黄父来说，世界上没有比颜面扫地更让他痛苦的事，一旦有一天事情败露，那么对于他和整个家族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可以说，黄苏子的复仇是决绝的，是极端的，是以伤害自己为前提而进行的，对任何一方都缺乏正义感，双向惨败的绝对复仇。因此她最后只能走上毁灭的绝路，她的肉体消亡了，但她的精神却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从老头杀害她后一直被她的脏话所困扰，最后只能一心求死以获得解脱，和黄苏子的父亲一蹶不振，每天和家人在家辱骂她，以及事后许红兵的反思，等几点中就能够看出。

#### IV. 结论

始终将充满了人文情怀的笔触对准小人物和少数人群，以人性的高度去审视他们的生存状态，揭露隐藏于黑暗中那1%的生存真相，是文学作品的终

22) 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97页。

极使命。方方借助其作品中黄苏子悲惨的一生揭示了人的分裂和扭曲，探讨了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女性所处的心理危机与现实困境，并表达了她对女性深切的关注。

福柯曾在其作品中指出：“男性具备与生俱来的英勇与自制力，这是德性和统治性的体现，相比之下，女性的勇气与自制力则是德性和服从性的体现，这是女性需要坚守的原则和底线。”<sup>23)</sup> 社会和家庭在女性和男性面前展开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作为一个出生在传统家庭，成长于传统社会中的黄苏子来说，她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途径和机会，顺从和节制是她人生唯一的答案。她也曾经顺从地按照前人为她设计好的道路一路走下去，她也曾经渴望家庭，渴望婚姻，渴望被心爱之人占有。但这样成长下去的她并没有收获来自外界的任何赞美和爱，相反攻击和羞辱如影随形，成就黄苏子的传统社会也给她带来了无法逃离的精神困境。她变成一个金玉其外，内里却翻滚着脏话的“僵尸佳丽”，生命的热力和人生而正常的欲望都被随之磨灭了。直到她成为城市中最底层、最低贱也最没有廉耻的暗娼，她才终于重新感受到生命力蓬勃的涌动。张爱玲曾在其作品中指出，“一个遵守妇道的女性会对放荡的女性感到不耻，但如果有一个机会去扮演那样的角色，则她们会纷纷想去尝试一下。”<sup>24)</sup> 社会和家庭归于女性的规训，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双重展示，既约束了女性的身体自由，又束缚住了女性的思想自由。荡妇、妖妇虽不堪，但之于被枷锁套牢的正经女性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自由？正经女人渴望成为荡妇，其实与性毫无关系，其底层逻辑不过是想要从被掌控的他者，转变成掌控他人的主体。但社会结构导致女性被允许获得的资源和可供其使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美色和身体就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被她运用，也允许被她利用的资源之一。黄苏子作为正经女人的生活环境太过于逼仄、狭窄，她看似得到一切，实则一无所有。那些看似华丽的服装、高贵的工作、客户的赞美和高昂的工资，不过是父权社会掌控她的附赠品，真实的她始终都被死死

23)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3页。

24) 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64页。

钳制。所以当她在扯掉“淑女”的头衔，尝到不被身份、世俗、凝视等条条框框束缚的自由时，她才会沉溺于“荡妇”身份无法自拔。

方方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人们都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或是肉体，或是灵魂，或是精神，或是性格……在创作《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一作品的过程中，只不过是希望用黄苏子来反映平平无奇的普通人，唯一不同的是黄苏子的分裂和普通人有所差异而已。”<sup>25)</sup> 黄苏子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分裂的例子，她的生活是一个头尾相连的怪圈，正如小说开头和结尾引用的艾略特的诗句那样，从不占任何优势，也从不被偏爱的黄苏子从出生开始就决定了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当她在自己曾经被许红兵强奸的小屋里卖淫被逮捕的时候，她脑子里不自觉地蹦出“从那里开始从那里结束”的想法，似乎冥冥之中她对自己循环往复的人生有了一丝洞悉。生活环境的压抑和生活中的种种境遇使黄苏子的性格不知不觉间走向极端，这样的性格也最终导致了她的分裂的命运。卖淫是一把双刃剑，既割断她身上束缚着的传统枷锁，同时也无法避免地割伤她自己。虽然方方在与姜广平的访谈中反复强调黄苏子从白领变为虞兮的双重人生不是自我作贱和堕落，而是黄苏子对于人生不同活法的一次寻求的旅程，但她只能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寻求自我统一、自我救赎和自我和解的极端行为，正是她人生的悲剧所在。黄苏子如同一面直面社会黑暗深处的镜子，她的不断分裂和变异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压迫和阉割的最直接的证据。而这篇小说的另一个名字《风中黄叶》也揭示了黄苏子如风中凋零的黄叶一般终将走向灭亡和分裂的命运。

### 〈参考文献〉

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5) 方方，《一个人怎样生活无需要问为什么》，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190页。

- 方方, 《一个人怎样生活不需要问为什么》, 吉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
- 方方, 《方方自选集》,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
- 弗朗茨·卡夫卡, 《卡夫卡日记: 1912~1914》,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0.
-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 余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北京: 商务印刷馆, 2017.
- 西蒙娜·德·波伏娃(Beauvoir, S.de), 《第二性(合卷本)》,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5.
- (法)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 余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2005.
-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9.
- 张爱玲, 《重访边城》, 《忆胡适之》,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 张爱玲, 《流言》,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
- 房洁, 〈库切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书写〉,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 第2期, 2020.
- 王蒙, 〈中国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主义〉, 《当代作家评论》, 1992.
- 夏西遥, 〈《堂吉珂德》中的男性凝视与反凝视——以玛塞拉章节为例〉,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 第4期, 2022.

### 〈Abstract〉

Taking the short story “*In My Beginning Is My End*” by Chinese neorealist writer Fang Fang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Huang Suzi's spiritual crisis and life dilemma from the root, with feminist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cuses on analysing the truths and behavioural motives behind her spontaneous

prostitution, unravelling the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troversies that have always been entangled in Huang Suzi's body, and then analysing the deeper themes of the novel. When we examine the text of the novel, we find that Huang Suzi lived in the dichotomy structure of father and son, man and woman, which is simply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right of the father and the right of the man. This dichotomy structure seems simple, b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structure is the root of the tragedy of Huang Suzi's life. In the dichotomy of father and son, Huang Suzi is always the object of her father's control and destruction. In her father's eyes, Huang Suzi as a child is just an appendage of her parents, and she does not have 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the ability to think, and of course does not deserve to have the right to make her own choices. As a result, Huang Suzi, who has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her family, gradually loses he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under her father's control, and "aphasia" becomes her eternal label. In the male-female dichotomy, Huang Suzi is the other, stared at, erased and defined by the subject, a prey to be hunted at any moment. She is not only scrutinised by the opposite sex, but also suspected and scorned by the same sex. Her identity is constantly shifting between Madonna and whore; in front of her father, she has to play the role of a pure and perfect daughter; in front of other men, she ha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ideal goddess in their hearts. As soon as Huang Suzi makes a gesture of resistance, she immediately falls from her pedestal and is transformed from a pure and flawless Madonna into a degenerate prostitute. Such harsh standards and poor living conditions make Huang Suzi even more self-absorbed, but she always has the desire to seek her true self in her heart. Huang Suzi splits into a second personality, "Yu Xi", and through her spontaneous prostitution she

dissolves the great damage caused by the rape, perfectly reversing the identities of victim and perpetrator/John and prostitute, thus achieving the three-stage soul leap of revenge, self-redemption and self-unification. But the damage done by the act of spontaneous prostitution is also real and decisive, and this is how Suzi Huang comes to her e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influx of new things, Chinese women gained more social resources and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 first group of working women with both knowledge and skills emerged in society. However, as the economic and material deprivation gradually became a thing of the past, the spiritual emptiness and life predicament that lurked beneath the surface of the seemingly abundant lives of intellectual women became one of the persistent problems that modern people can hardly get rid of. Fang sees this hidden pain and extends her brush into the depths of modern people's souls, poking at the pain points, exploring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e resilience of life in a mundane and indifferent narrative, giving humanistic care. Compared to Fang's previous works, "*In My Beginning is My End*" is more curious in content, and the narrative language continues Fang's usual "zero-degree narration", trying to restore the truth of Huang Suzi's life. Compared to her other female characters, Huang Suzi has the toughness and tenacity of Fang's previous works, but she is also more determined and has a more tragic ending.

Key Words : 方方(FangFang),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In My Beginning is My End*),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 女性主义(feminism), 生存困境(existential dilemma), 自我救赎(self-redemption), 父权制(patriarchy)